1

十月的那个星期六，连绵的阴雨天终于放晴了。

一觉醒来，和往常一样，已经十点多钟了。我打开日光灯，习惯性地把头从窗口伸出去。这是住在阳光照不到的房间中的人不自觉地养成的一种习惯。虽然从唯一的窗口伸出手去就能摸到对面的大楼，但这里毕竟可以看到天空。久违了的蓝天映入眼帘，可它只是被大楼遮挡后仅存的一小块天空。在这样的天气里出去晒晒太阳的确不错，我穿上毛衣走出房间。每天的第一杯酒，最好是在阳光照耀下的地方饮下去。这是我在晴朗日子里的必做之事，似乎比什么事情都重要。这也是我——一个疲惫不堪的酒精中毒者，一个以酒吧招待为职业的中年人——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。

外面没有一丝风。我在上午的阳光下溜达了三十分钟，穿过甲州街道，走过东京都厅，过了天桥，走进公园，在公园大门附近有点枯萎的草坪上躺下。这是我的老地方了。暂时躲在白云身后的太阳就在头顶的斜上方。大概因为是星期六的原因，不少家庭全家一起出来悠闲地在街上散步。一个穿着吊带背心的女人，气喘吁吁地在路上走着。远处传来不知什么人的收音机播放出来的音乐，我也说不出是什么曲子。我从带来的纸袋中取出酒瓶，把威士忌倒进一个塑料小杯，由于手有些颤抖，酒洒出来一些。一天的第一杯酒温暖了我的喉咙。

秋天的阳光十分柔和，静静地洒向大地。在透明的光线中，银杏的落叶在安宁的世界中飘舞。没有问题，什么问题也没有。在这样的阳光下，大概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。上午十一点钟的阳光洒落下来。

此时，我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，周围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，一派安宁景象。进一步说，如果没有我和接近我的人的话，这个公园也许看上去更为安宁。草坪上还躺着几个和我类似的人。他们大概也和我一样，想远离西口的人造光线，享受大自然的阳光。

我倒了第二杯酒，由于手还在颤抖，威士忌又洒了一些出来。我知道过一会儿就不会再发抖了，毕竟才喝了第一杯酒嘛。到傍晚酒瓶空空如也的时候，我就会变成坚定、认真的人，尽管说不上中规中矩，工作干得还是说得过去。一年来，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。我呆呆地望着自己的颤抖的

手掌。

这时，我发现有人在看我。我抬起脸来，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在俯视着我。她大概有五六岁，穿一条红色的裙子，正在低头看我，看着我正在凝视着的自己的手掌。

“你冷吗？”女孩问。

“不，我不冷。你为什么这样问我？”

“你的手在发抖，哆哆嗦嗦的。”

我笑了。

“哆哆嗦嗦，是吗？嗯，确实是这样，可我并不冷。”

“那么，你病了吗？”

这是酒精中毒——或者说是重度酒精中毒——的症状。这算有病吗？我也不清楚。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

“我想，可以这么说，这不是病。”

“是吗？可是，你的手在发抖呀。你可能很难受吧？”

“不难受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就拉不好小提琴了。”

这时我笑出声来，说道：“我不是小提琴家，也不是钢琴家，因此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。你拉小提琴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拉得很好。”

“好到什么程度？”

她把双手伸进裙子口袋中，好像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问题似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开口道：

“嗯，我能演奏亨德尔的 3 号，《3 号奏鸣曲》。”

“你真了不起。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

“我将来要当小提琴家。”

“那很好啊。”

“你觉得我能成为小提琴家吗？”

我考虑了一会儿说：“如果能得到月亮女神的恩惠的话，也许可以。”

“月亮女神？”

“嗯，也可以说是幸运女神吧。”

“我一定会得到月亮女神的恩惠的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嗯。”女孩一边喃喃自语，一边看着我。她那像易碎品一样脆弱的苗条身体笔直地竖在我的身旁，她紧盯着我。我仍旧躺在草地上，回想着最后一次与这么大的女孩子谈话是什么时候。

“喂！”女孩用装成大人的语调说，“叔叔，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！”

“哦，为什么你这样想？”

“嗯，大家都对我说，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小提琴家。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段，能拉《3 号奏鸣曲》的只有我一个，所以大人们都会极力表扬我，夸我出色。可是，让我感到没有什么意思。像叔叔你这样说我的，根本就没有过。”

“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们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，也许大家的说法是正确的。”

“不正确，那些人太无聊了。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，别人可能会认为你说话太随便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至少，我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醉鬼中可没有什么好人哟。”

“叔叔，你怎么会是醉鬼呢？你喝酒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喝，现在就在喝。”

“这和喝酒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我正在琢磨这句话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迈着悠闲的步子走近我们。他的年龄看上去比我稍微大些，但也差不了多少。似乎是女孩的父亲。他戴着一副银色框架的眼镜，人字呢茄克衫领口处系着一条螺纹花呢宽领带，完全是四十年代后期男人的周末休闲打扮。他这种打扮，和我穿的那件磨破了的毛衣有着明显的距离。

他把手放在女孩肩上，看了一眼我和我的威士忌，但表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他用和蔼的口气对女孩说：

“打扰叔叔了吧？这样不好。”

女孩抬起头，然后又马上转向我，撅起小嘴对我说：

“我，什么地方打扰叔叔了？”

“不，你没有打扰叔叔。”

男人把脸转向我，微微一笑。这是礼节性的微笑。

“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龄，都这样任性……”

“我们俩正在讨论人世间的真理。”

男人的表情变得暧昧起来，“哦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失礼！失礼！”然后又拉起女儿的手说：“好了，走吧。”

女孩做了一点小小的挣扎动作，然后跟着父亲走了。走

出几步之后，她又回过头来看我，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我向女孩轻轻挥了挥手，她还给我一个腼腆的微笑后，松开父亲的手跑向别处。

我承认自己经常受到别人的歧视。我是个不修边幅的人，而且每天从中午开始我就浑身上下散发着酒臭，自己已经习惯了。我也习惯于从理智上抑制这种歧视所带来的心理变化。然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有一些事情起初是没有歧视的，尽管不多，但是肯定是有。

我一个人默默地继续喝酒，反复思考着那个女孩的话。她的声音就像甜美的歌声在我的耳畔回响：“这和喝酒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我已经不再数自己喝了多少杯酒了。这时，一个头发染成棕色的年轻男子走近我。他抱着一堆广告单，想递给我一张。

“你有什么事情要对神讲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现在正在工作。”

“工作？什么工作？”

“这个。”我晃了晃酒瓶说，“制造酒鬼。”

“真是个稀罕的工作呀！”说着，他自己笑了起来，“那你就继续工作吧！”他对我点了点头，走开了。

我摇了摇头，被他说得心头一动，难道现在还有人要进入信仰之门吗？也许就有。在新宿这个地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感到不可思议，甚至遇到神仙，也不要大惊小怪。我继续喝酒，终于让自己的手安稳下来，不再颤抖了。

我仍旧面孔朝天地躺在草坪上，天空中飘忽着几缕细细的云丝，阳光依然灿烂，柔和地洒向大地，我的视野四周高楼林立。这里是东京都的中央公园，阳光充足，真是个适合饮酒的神奇之地。

听到那种声音的时候，我正好开始有昏昏欲睡的感觉。轰隆隆的声音传来时，我的身体都受到了震动，接着就听到了尖叫声，又好像有什么人在对我说话。我站了起来，我知道那个沉甸甸地冲击着我的腹部的声音是什么。

那是炸弹爆炸的声音。

从烟雾升腾的方向跑来许多人，他们都在大喊大叫，但我听不清他们叫喊什么。两个中年妇女尖叫着从我身边挤过去。一群老人摇摇晃晃地跑过来。我却不知不觉地向这些人奔跑的相反方向跑去。新宿警察署就在附近。我估摸了一下时间，再有一分半钟就可走到那里，也许用不了那么久。我走到公园中央的喷泉广场，喷泉的水喷得不高。广场左边正在施工的地铁工地的围障和顶棚被爆炸冲击波掀开，裸露出的钢筋铁骨在广场上一目了然。

广场上人倒了一片。右边的混凝土假山上有一道人工瀑布，瀑布下面的水池塌陷了一块，黑乎乎的污水从塌陷的地方呈扇形放射状向外流淌。周围除了人体以外，还有一些凌乱不堪的东西。那些东西曾经也是人体的一部分，是失去了原型的人体，是肉和血。当我走下石阶时，一个断树枝样的东西闯入我的视野，开始我并没有看清是什么东西，因为它不自然地弯曲着，我没能分辨出来。其实那是一只胳膊，从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l

肩膀断下来的胳膊，精心修饰过的指甲上涂着暗红色的指甲油。在石阶下面，一个男子坐在地上，像做祈祷一样抱着肚子。一个软软的东西从他的胳膊上垂下来，发着暗淡的光，那是流出来的肠子。这些情景突如其来地闯入我的视线。呻吟的声音就像低音重奏一样笼罩着广场，时不时地还混杂着绝望的叫声。

我向爆炸中心走去，要去找一个人。我在心中祈祷，希望她不在这个公园里，几分钟前的那个时刻不在。不，整个时间都不在。当时，我看见她向对面的石阶跑去。她不应该是受到爆炸伤害的人！也许有人对这种惨状感兴趣：周围到处散落着死者和死者的残缺尸骸，有失去四肢的残躯，有被炸走形的脑袋，有一只露出骨头的脚还有动静，不知什么人的胳膊像开玩笑一样压在那只脚上，但那胳膊已经被烧焦了，变得黑乎乎的，而且血迹斑斑。我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了这些情景。附近有已经停止呼吸的人，也有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人，在尚未散尽的硝烟中，我从他们中间走过。有几条血流像蛇一样蜿蜒前伸，我跨过这些血流继续前行。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，不是我熟悉的那种酸臭味道，这种臭味里夹杂着血腥味。离爆炸中心不远，面向车站的一侧也传来呻吟声。阳光依旧灿烂地洒向那里，但现在的世界和刚才的那个世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，一瞬间变得疯狂了。不，从开始就是疯狂的。被唤起的记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，就像从沼泽的底部泛起的泡泡一样。这种记忆曾经被我从脑海中清洗出去。

我一边走，一边算计着听到爆炸声之后的时间，大概也就一分钟吧，仍然在限定的时间之内。当我开始绝望的时候，一条红色的裙子映入我的眼帘。广场的对面，在围绕着混凝土围墙的树丛下，那个以拉小提琴为骄傲的女孩躺在那里。她已经昏迷，脸色发青，鲜血从额头上流了下来。不过，从伤痕看，她并没有受到爆炸的直接伤害，而是被冲击波击倒后，遭到了什么物体的打击。在距离爆炸中心不远的场所，这已经近似奇迹。我想，大概是因为她身材不高，混凝土围墙救了她。不知道她的内脏有没有受到损伤，我把手贴近她的脖颈试了试，脉搏还没有乱。月亮女神在你的身边降临了。我口中念念有词地把她抱起来，走上附近的石阶。

有人注意我。一个穿黑色西装、戴墨镜的男人在我面前闪过，大概是察觉到了我的心情，他的背影迅速在树丛中消失。那个男人可能是刚才登上石阶的，我没注意到。警笛声隐隐约约地响起来了，我首先要考虑的是脱身要紧，而不是去注意他。我向周围看了看，刚才向我打招呼的棕发青年正坐在地上，目光呆滞，口水涟涟。我在他的脸上拍了一巴掌。

“你没什么事吧？”

“啊，唉呀！”他的眼睛里渐渐恢复了精气神，但又过了一会儿，才像刚刚注意到我似的说，“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我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不会有什么事的，只是受了点震荡。也许这个孩子还能得救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这个女孩一定会得救的。我把她交给你，不过不是让你祈求神仙来保佑这个孩子，等一会救护车来时，请你把她第一个送上去。”

“为什么让我……”

我又在他的脸上拍了一巴掌。

“不行吗？告诉你，如果这个孩子发生不幸，我就杀了你！你最好记牢，我说得到就做得到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我没等他说完，就头也不回地离去了。走过天桥的时候，我与两个身穿警服的警官擦肩而过。他们和我打招呼，但我没听清他们讲的是什么。这时，警笛声越来越响了。我指了指身后公园的方向，他们点了点头，向那里跑去。东京都政府周围聚集着成群成群的围观者，警车一辆接一辆地开来，包围了公园，警官们纷纷穿过路旁饭店下面的过街天桥。在公园正门入口附近，有几辆汽车被炸坏了。几名警官从车站方向向这里走来，这里是新宿警察署的管区。他们好不容易穿出人群时，已经气喘吁吁。

当我背向公园前行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件事，那个年轻的传教士一定会把我的情形告诉某个警官。我的威士忌酒瓶和酒杯忘在了那里，上面有我留下的指纹。那些指纹，就像踏在未干的混凝土上的足迹一样清晰，与警方保存的指纹档案对照之后，弄清楚是我的指纹，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。

2

在西口的路旁，那排用硬纸板搭建的简易棚屋和往常一样，还竖在那里。我向车站走着，突然从一间纸屋中传出喊声：

“是岛先生吧？”

住在这种地方的流浪汉，我认识的不多。从纸屋中探出头来的人，恰恰正是我认识的一个。不讲真实姓名，是他们之间的规矩。他曾经对我说过：“你叫我龙吧。”

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真讨厌！好多警察都到那边去了。”

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嫩，光凭声音是判断不出他的年龄的。他大概也就二十多岁，是住在这溜纸屋中最年轻的一个，也许二十多岁的人这里只有他一个。他佝偻着腰，披肩长发上散发出酸臭味道。他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比我味道还大的几个人之一。

“是炸弹爆炸。”

“炸弹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死了不少人。你这里也会有麻烦的，警察也许会来问东问西的，你最好有点思想准备。”

“真是麻烦，世界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和警察打交道，过一会我就开溜。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

他慢慢地抚摸着自己下巴上的山羊胡子。他的漂亮胡须与他的年龄并不相配，因酒精刺激而泛红的鼻子倒给他的脸庞增添了几分爱意。

“不，你还是不动为好。”我说，“你一跑掉，只会招来不必要的怀疑。如果你什么也不知道的话，或许有什么说什么更好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或许是这么回事。那好，就照你说的办。”

“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”

“那样更好。”

他讲话的口气和以前一样，显得满不在乎。任何时候都不会慌张，是他的一贯做派。

我略略想了一下后，对他说：“有件事情要拜托你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今天的事,忘掉今天见到过我。”

他微笑着说：“对那些警察？我绝对不会说。即便有人死在我的面前，我也不会告诉他们。”

我回到五丁目，没有直接回公寓，而是去了附近的一家餐馆。我没心思做饭的时候，就到大众餐馆去吃。餐馆的菜谱略微有些变化，但还是以那几样老菜为主。最关键的一点是这里有电视机，而我的公寓里没有。

餐馆里人比较多。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一点钟刚过。就餐者里的熟面孔不多，因为以前我都是五点钟左右来。在那个钟点，年轻的女孩子把餐馆挤得满满的。

柜台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一边吃拉面，一边看报纸上的赛马预测。我坐过去，插进他们中间，两鬓已有些许白发的餐馆老板用目光询问我想要些什么。这家餐馆唯独没有我喜欢的威士忌，这也算是它的最大的缺点吧。

“啤酒。”我说。

“还要点别的吗？”

“不要了。”

电视中正在播放搞笑节目。看了一会儿后，新闻快讯的前奏曲响起来了，接着出现了字幕：新宿发生爆炸事件，死伤者逾五十人。

一点三十分，电视台中断了正常节目，开始插播临时新闻节目。播音员开始播报：今天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左右，东京都新宿区的新宿区立中央公园发生爆炸事件，并造成人员伤亡。据已确认的消息，目前死者已经超过十人，十人以上。此外，还有四十余人受伤，救护车正在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。有关爆炸事件的详细情况，有待于进一步落实，据说是大型炸弹的爆炸。下面是记者从现场发出的报道。

电视画面从播音室切换到现场。公园已经被封锁，摄像机镜头以集结在公园外面的一片警车为背景，记者把了解到的事件经过讲述一遍。摄像机的位置肯定是在东京都政府方向的一个地方。接着是电视台找到的目击者在讲述，兴奋的记者正在采访一个工薪族打扮的男子，可目击者表现得倒是很冷静。目击者说，爆炸时他正在公园里，听到了“轰隆隆”的爆炸声，看到了火柱和烟雾从公园中心位置升起，然

后和周围的人一起奔逃。记者又唠叨起来，但他了解的情况也不多，好像他给那道人工瀑布起了个名字，管它叫尼亚加拉瀑布。

电视机画面变成了从空中拍摄的镜头。东边，对着公园大道的地铁工地的围障顶棚被掀掉了一半，这时我才从画面看出地铁的建筑物呈 L 型。公园里有许多人在走动，那是警官和消防队员。遇难者的尸体已经被运走，警官们正在收集现场遗留的物证——被炸烂的人体残块和其他遗留物，其中应该包括我留下的威士忌酒瓶。现场检证的长镜头在继续摇动，但是现实感却消失了，摇动的画面冲淡了刚才我闻到的血腥味道。不久镜头又切换到医院门口，好像是救护车到达之后记者在介绍负伤者的情况，但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。

画面再次回到演播室，主持人和解说人开始对话，解说人是新闻报道部的资深记者。这次报道与报道航空事故不同，找到精通爆炸物的爆破专家并不容易，所以专家及时登台解说很难办到。当然，如果电视台认为必要的话，想尽办法也会找到专家。

这位记者掌握的资料很丰富，他列举了过去发生过的几起爆炸案。伤亡人数最多的是上次的一九七四年丸之内·三菱重工大楼爆炸惨案，共死亡八人，爆炸物的威力相当强大。记者介绍说，丸之内爆炸案时，大楼之间的空间形成了冲击波的通道，由于周围大楼的玻璃窗全碎了，纷纷落下，砸伤路人，负伤者达三百多人。这次爆炸事件，除了广场现场以及行驶在公园大道上的汽车之外，其他地方没有受到爆

炸的影响。即使在公园里面，广场之外的人也几乎没有受伤的。我认为，那是因为广场的地形呈盆地状，冲击波大概是受到周围落差有几米高的斜坡草坪的影响而冲向空中。但是，在广场现场的人们，没有死亡的也几乎都受了重伤，遇难者中的死亡数目相当大，所以说爆炸物的杀伤力令人震惊。广场上临时搭建的东京都营地铁 12 号线西新宿第二工区的掩护设施全部遭到破坏，其金属板围障几乎都被炸飞，部分残片落在大道上，砸坏了几辆汽车，虽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，但也有大约十人受伤。从上述情况可见，此次爆炸的破坏力相当惊人。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人为的破坏还是突发事故，也不清楚炸弹是自制品还是盗窃物。现在最大的疑问是，在周末的东京都中心的公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爆炸物？真是令人不可思议！这次爆炸是个人行为还是与某个组织有关，目前也不清楚。我们应该关注的一点是爆炸发生的地理位置，它正好处于东京都政府的对面和新宿警察署的鼻子底下，以及地铁工地的建筑设施之中。顺便说一下，建筑设施内部的升降机正在通过竖井，向地铁施工现场运送机械材料，而爆炸发生时并没有进行施工作业。如果此次爆炸案与恐怖分子有关，我们可以认为地铁工地是他们的攻击目标之一，但也不能排除是爆炸物运输过程中发生偶然事故的可能。以上种种可能，不过是我们的推测，作为报道记者，我们目前只能推测所有的可能性。确实，我想此刻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。

播出一些汽车接受盘查的画面之后，镜头又回到现场，

记者在反复确认事件的经过。画面上出现了几个在公园里听到爆炸声的年轻女人，她们在谈目击到的情况，讲述内容大致相同。她们都显得十分兴奋，亲历重大新闻的那种兴奋，从她们的脸上和谈话中充分体现出来。

“太残酷了!”柜台里面的餐馆老板说。

“的确,确实残酷。”我附和道。

“那些人真惨 那些小姑娘!”他继续说。

“我也有同感。”

就餐的人们都在看电视，但随着报道内容进入反复重复阶段，看客逐渐减少。我继续等待，终于等到开始播报死者名单了。最初是两名，都是地铁工地的施工警备员，一名五十岁，一名二十岁。接着是一组伤者名单，已经判明身份的三十一名负伤者：其中，十岁以下的女孩有四名，大场萃，两岁；三枝澜子，五岁；宫坂真优，六岁；相良薰，七岁。四十多岁的男人有三人，服部礼二，四十五岁；新村正一郎，四十九岁；森本哲夫，四十一岁。伤者的伤势如何，没有进行报道。

过了一会，又开始播报死者名单。已经判明身份的死者有八名，没有十岁以下的女孩，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只有一名，村上享，四十二岁。

播音员说，死亡人数又增加了一名。目前包括身份不明者，共有十六人死亡，四十二人负伤。

我继续等待，判明身份的死伤者名单正在逐渐增加。我把这些名单全部记在脑子里。死亡者的名单里，有一对三十

多岁的同姓男女，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，一名十多岁的少年，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子，两名五十多岁的妇女，继续出现的是二十多岁的男女。负伤者中又增加了一名十岁以下的女孩，山根沙绘，六岁。负伤者中，有许多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，也许他们正在那里举行什么聚会吧。当负伤者的家属登场后，这个猜测得到了证实。一位年迈的母亲说，今天儿子有个年级聚会。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年级聚会，她也没说清楚。星期六中午在公园举行年级聚会，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范围，也可以说是我的想象力有限。在几个医院的门口，记者正在按惯例采访死者的遗属。在一家医院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悲痛不已，哽咽着说：“儿子夫妇撇下孙子走了。”他就是那对三十多岁的夫妻的父亲。记者反复问他，“您现在是什么心情？”在另一家医院，一位骑摩托车赶来的高中生模样的少年毫不避讳地拿着头盔，他大概是一名五十多岁女性死者的遗属。他说，母亲当时是和她的俳句诗友们在一起……

“频道,可不可以换一换？”餐馆老板指着我身边的遥控器说，“电视上究竟是些什么人呀？”

“哦,我想再看一会。”

过了一会儿,他问：“有你的亲属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回答。

老板没有再问什么。

快到四点钟了，其他电视台也做了特别报道，但已经都结束了。归纳目前所了解的有关事实……播音员如此这般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